

唐代書法與文化

中石堅



王元军 著

翰圃积跬·中国书法文化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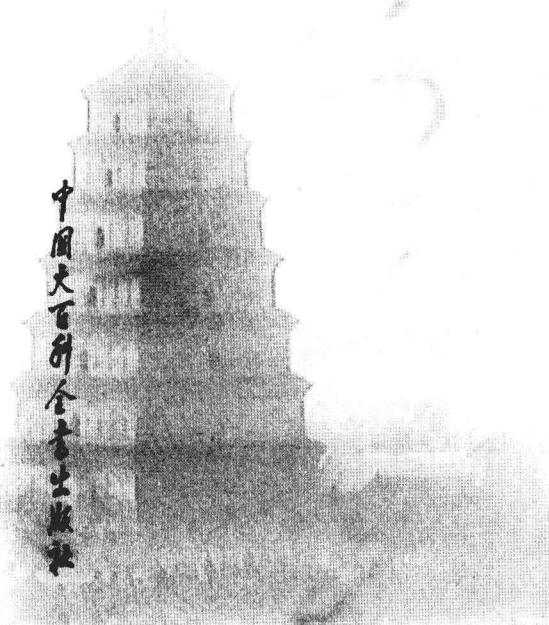
中国史百研全



唐代书法与文化

王元军 著
翰圃积跬·中国书法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书法与文化/王元军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00-7896-8

I. 唐… II. 王… III. ①汉字—汉书—美术史—中国—唐代 ②文化史—中国—唐代 IV. J292.1 K24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2606号

责任编辑: 陈 光

封面设计: 亚细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88390732)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亚细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制作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64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ISBN 978-7-5000-78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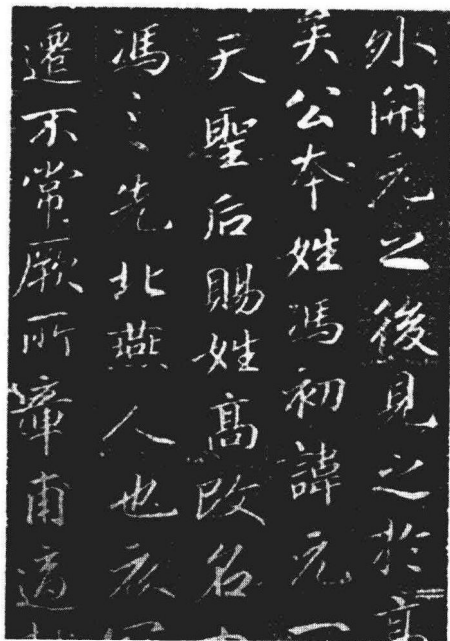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唐代的翰林书待诏及其活动考述¹

关于翰林待诏，前几年已有不少学者探讨过，近来又有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傅璇琮先生《唐玄宗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李白任翰林学士辨》两文，²毛蕾同志《唐代翰林学士》一书等，³对此问题都有所涉及。但是，具体到对于翰林书待诏的选用、职责等这一问题，尚没有专门的论述。笔者认为，翰林书待诏的设置与起用，是唐代书法史中不应该忽略的重要内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出，作一梳理，以期有识者的进一步研究。



张少悌《高力士墓志铭》

张少悌是唐玄宗时期的翰林待诏，书风体现院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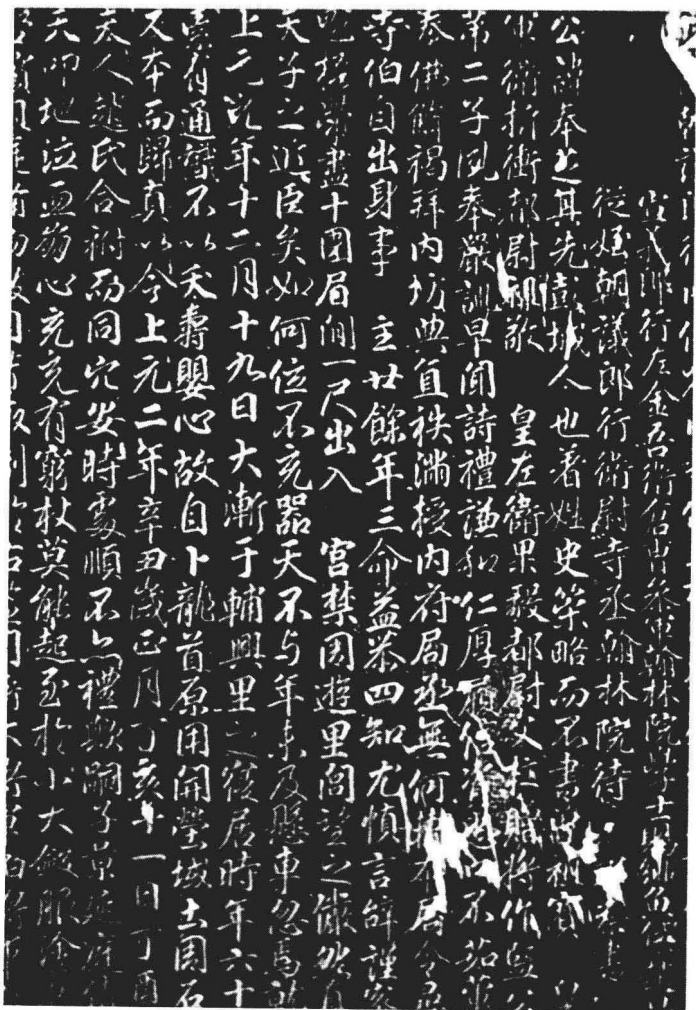
1 原载《美术研究》2003年第3期。

2 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一、翰林书待诏的设置与延续

开元时期，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作为一个招引各领域人才并使其随时听从召唤的临时机构。《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条云：“上（指唐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迹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云，翰林院者，“盖天下以艺能伎术见诏者之处也”。《旧唐书·职官二》云：“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西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日晚而退。”从上述记载看，翰林院的这些被招引者为“翰林待诏”，他们用自己的特长为皇帝、朝廷服务。待诏者之中就有书法人才，我们将



刘秦，明皇时翰林拓书人，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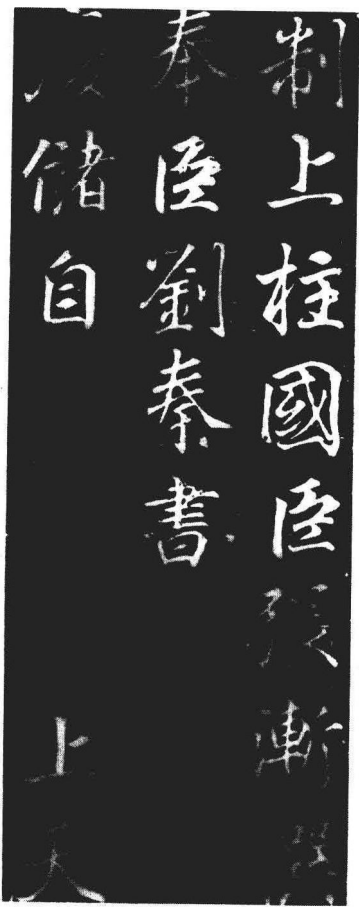
天宝九年(750)李邕所撰《唐内侍陈文叔碑》为其书。唐代宗时

刘秦为翰林待诏，书《刘奉芝墓志》，书法体现院体风格

他们称为翰林书待诏。

实际上，类似的临时服务机构，唐太宗时就有弘文馆，其中有著名的“十八学士”。他们“更日宿值，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¹显然，起初的弘文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咨询机构。后来由于唐太宗的爱好，又在馆中纳入学习机制，敕现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可在馆中学书，由虞世南、欧阳询等教习楷法。不过，弘文馆中的书法人才的数量和服务范围都不如翰林院中的书待诏，翰林院书待诏的设置唐代书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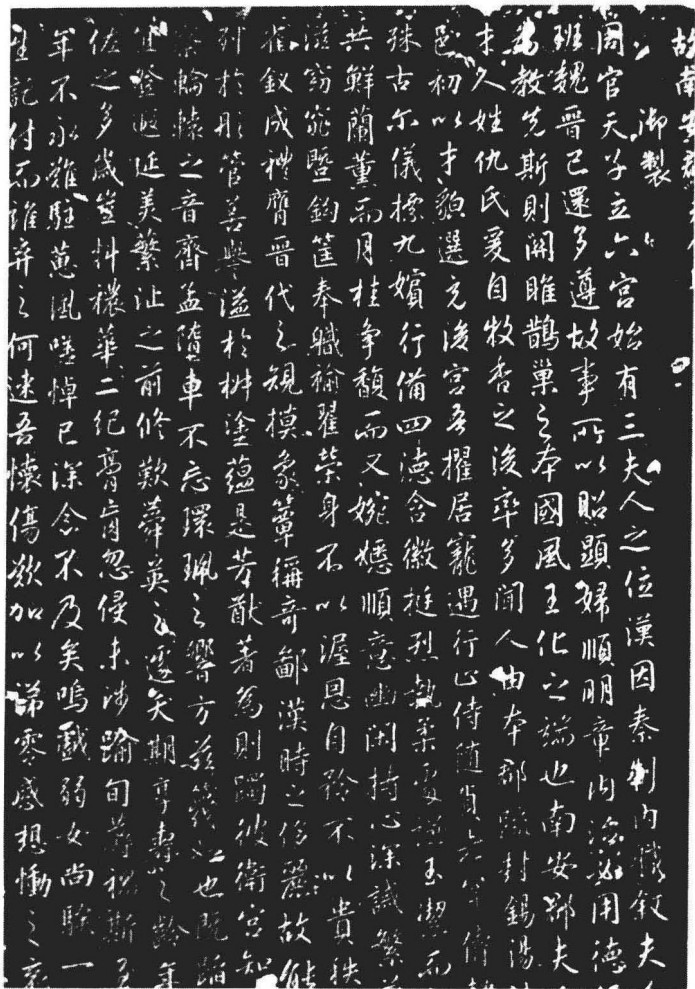
翰林待诏从唐玄宗开始出现，之后有所改变。据《旧唐书·顺宗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据同书《文宗纪》，宝历二年（826）十二月，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共一千二百七十人。这条记载说，敬宗宝历之后，翰林待诏技术官逐渐被废弃。但是，翰林书待诏并没有就此取消，之后，时有翰林待诏从事书写活动的情况出现。不过除了士人之外，还有很多僧人书家。当时一些僧人的书法不仅得到士人们的赞赏，甚至于还得到皇帝的青睐，他们的身份与待诏侍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他们就是披着袈裟的翰林待诏侍书。如，释高闲，宣宗时，召入御前草书，赐紫衣、师号。亚栖，昭宗光化中，对殿写草书，两赐紫袍，荣于一时，曾有诗曰：“通神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晋光，得幸于唐昭宗，昭宗诏对御前草书，赐紫方袍，并用为翰林供奉。²罗隐有诗



刘秦书《大唐皇故第五孙墓志铭》，书于天宝十三载（754）

1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九月”条。

2 《宋高僧传》卷三十。



唐朱玘奉诏书《才人仇氏墓志》

朱玘为唐宣宗时期的翰林待诏，院体书法特征明显

《送瞿光大师》云：“圣主赐衣怜绝艺，侍臣摘藻许高踪。”¹广宣善书，与刘禹锡最善，元和、长庆两朝，并为内供奉。²僧慧颐，善草隶，“每有官供胜集，必召而处其中，公卿执纸笔”。另外还有道士唯光，代宗广德二年（764）为翰林院供奉，书《永仙观主田尊师碑》。³《旧唐书·职官志》记载：翰林院有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廩之。而这些“御内供奉”的僧人应该也是被“别院以廩之”，他们被荣宠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士人差，甚至还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时的僧人应之，书名称雄于江左，南唐元宗李璟

1 《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三。
2 《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九。
3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三。

喜颂《楞严经》，命应之书写，镂板既成，呈献给李璟时，李璟十分高兴，说：深得柳公权之法。应之的书名由此更盛，升元、保大年间，得以御内供奉，当时的碑刻多由他书写。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名缙大抵附青云士始有闻，后或赐紫，参讲禁近，阶缘可凭，青云士亦复借以自梯。”这些人虽不被称为翰林书待诏，但他们的职责同书待诏一样，利用书法之特长为帝王服务，因而这些“内供奉”，实际上的作用与翰林待诏并没有什么两样。大概也就是因为亲近帝王，他们的书名才广为社会所传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集贤院本称集仙殿丽正书院，是唐玄宗在开元初年设置的御用图书馆，院中设学士、直学士等职，以朝官充任，另外还有待制、写御书、拓书手，负责整理、抄写各种书籍并摹拓内府所藏法书，因而也有不少工书人。有一些书家既曾在翰林待诏，还曾到集贤院中服务，如吕向、张怀瓘、徐浩、史惟则、蔡有邻等人。张怀瓘曾任“翰林、集贤两院待书、侍读学士”，见《张中立墓志》。

还应该注意的，由于翰林待诏往往是根据需要而设置，尚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因而其名号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唐玄宗时期，翰林待诏有时又有别的称号，如翰林院学士、翰林院内供奉、翰林院待制等，名号虽不相同，实质却基本一致。有学者指出，翰林待诏与翰林供奉是不一样的，是为了将文词待诏与其他待诏相区别，才改称翰林供奉的，取的是“入居翰林，供奉别旨”的意思。¹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翰林供奉中不乏因书法之长而被起用并服务于皇室者，如张怀瓘、蔡有邻等。翰林待诏与翰林供奉实质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关系。所谓的翰林学士，当是由翰林供奉而来。《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云：“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制。《旧唐书》卷十四《顺宗本纪》记载：“以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以前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这说明，翰林学士并非是从当时翰林文待诏中直接改过来的。翰林学士中有不少是以书法之长被选用，并且仍然是因书法之长而被任用的。如，天宝元年三月立《唐桐柏观碑》，就是由翰林院学士、庆王府属韩择木八分书。天宝九年《章仇元素碑》是由翰林院学士蔡有邻书。李肇《翰林志》云：“至德宗已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但是代宗时期所立的《白道生碑》撰者于益的署衔已经有“翰林学士”之称了。后来学士院设置之后，仍有翰林学士之名号。

1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二、翰林书待诏的主要活动

翰林院在人员以及职掌的设置上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翰林院的书待诏往往按需要被临时调用。根据文献及金石资料可以看出，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皇家书法教育

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王子未出阁的，都配有侍讲、侍读、侍文、侍书等职官，“并取得见任官充”。甚至于有时侍读、侍书可能由一个人来担任。如，垂拱二年（686）王绍宗书《王徵君临终口授铭》题为“秘书少监、东宫侍读兼侍书”。¹

翰林院出现之后，也出现了由翰林待诏、供奉之中的书法人才兼任侍书者。开元十年，东平人吕向任翰林待诏，“兼皇太子文章及书”。²吕向既在翰林院供奉，以备随时接受召唤，又兼任皇太子的书法教育。他的书法被时人称为“欧钟相杂，自是一调。虽则筋骨干枯，终是精神险峭。其余小楷，尤更巧妙”。李思谄，生平不详。苏颋《授思谄太子洗马等制》称李思谄原职为“忠王友、翰林供奉兼侍诸王等书”。³开元、天宝年间，韩择木甚至同时担任太子和诸王的侍书之职。《南川县主墓志》即为“太子及诸王侍书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韩择木书。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八录有《唐驸马都尉窦卢建碑》，书者为“诸王侍书荣王府司马”韩择木，碑建于天宝三载七月；卷十录《唐韩赏祭华岳文》由“诸王侍书荣王府司马”韩择木八分书，刻于天宝元年四月。但韩择木同时也在翰林院待职。天宝元年三月立的《唐桐柏观碑》是由韩择木八分书，碑中韩择木的署衔为“翰林院学士、庆王府属”，这也是翰林院待诏兼任侍书的一个例证。韩择木如何教习书法，史书中没有记载，从宋人撰《宝刻类编》三收录韩择木书碑二十七首可以看出，他确是当时著名书家，且其书法活动十分频繁。韩择木擅长八分，与其齐名者还有顾戒奢、蔡有邻，三人都深得唐玄宗青睐。杜甫有诗曰“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那么顾戒奢、蔡有邻是否也担任侍书一职、供奉于翰林院？杜甫《送颉八分文学诗》云：“顾于韩蔡内，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诸王，钩深法更秘。”从此记载看，也任过诸

1 见《金石萃编》卷六十一。

2 唐窦蒙《述书赋注》。

3 《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二。

王侍书。蔡有邻曾任翰林院学士、左卫兵曹参军、集贤院待制。看来所谓“入直”之事发生在他任“翰林院学士”时。另外，韩择木之子韩秀实也擅长八分，曾担任翰林待诏，主要活动于贞元前后，有《肃国夫人李氏墓志》、《唐赠工部尚书郝玉碑》、《唐昭义节度薛嵩神道碑》、《唐赠司徒马璘新庙碑》等，无疑也是翰林院中的书待诏。

唐代著名的书论家张怀瓘的弟弟张怀瓘，尤擅长草隶书，曾在翰林、集贤两院任侍书侍读学士。¹《旧唐书·王伾传》记王伾云：“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顺宗即位，他仍是翰林待诏。柳公权在穆宗朝就曾任过翰林侍书学士。穆宗即位，公权奏事，穆宗召见，对公权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当日就拜柳公权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

唐代重视书法教育，皇家选拔能书人才为侍书，专门负责皇帝诸子的书法教育，甚至于还临时从翰林待诏中的书法人才任侍书，直接导致了唐代尚书风气的形成。唐代妇女所受的教育内容中，书法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唐宫中设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教习宫人的书、算等艺；武则天如意元年，又有楷书二人，篆书、飞白书等各一人。在掖廷局中，设有掖廷博士，专门掌管教习宫人“书算”之事。唐末有一个叫李茵的，曾遇到一位前代宫人，此人自称在宫中曾是“侍书家”，恐怕也是掌执书法的女官，或是皇室的女侍书。曹文姬也是“玉皇殿前掌书仙”，刘秦之妹曾为“翰林书人”。可见书法已成为宫人的重要学习内容，且有翰林侍书一类的人进行教育。

（二）讲论书道

唐帝王重视书法者大有人在。搜访前人遗迹并进行鉴别、整理往往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深感无人可以论书，魏征向他推荐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深得王逸少体风神。唐太宗当日便召他作侍书，鉴定唐内府中所收藏到的前人遗迹。据说褚遂良辨别真伪如同分辨黑白，深得唐太宗的宠爱。因此，褚遂良担当侍书这一职位，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为宫廷鉴别书法的鉴定家。

唐玄宗设翰林待诏，也有意于书学的整理与研究。他的这个想法体现并实践于张怀瓘身上。《述书赋注》说，张怀瓘兄弟同为翰林待诏。张怀瓘有多篇关于书法的文章问世，堪称是当时著名的书论家。张怀瓘《评书药石论》提到了他被玄宗提

¹ 见《唐文拾遗》卷五十二《张中立墓志铭》。

拔并被任命供职于翰林的经过：“臣伏岩藪久，无紫望干预求进，亦非公卿荐闻。陛下天听低回，旁罗草泽，选材于弃木，擢臣于翰林。是策励弩铅，敢不竭力。”当然，张怀瓘书学是有家学渊源的。其《书断》云：“怀瓘质蔽愚蒙，识非通敏，承先人之遗训，或纪录万一。”张怀瓘的父亲张绍先与高正臣交情笃厚。有一次朝中大臣向高正臣索字，张绍先帮他完成。高正臣曾为人写了十五纸作品，张绍先将其中的五纸换下，高正臣竟然不能辨别。

被玄宗提拔的张怀瓘，曾“数对龙颜，承圣旨修书，拟教皇子小学，亦在幼年”（《六体书论》），他竭忠尽力，撰写了数篇书学文章。认为自己是“侍书之人，惟宜指陈妙理，宜如侍讲敷演圣旨”。《评书药石论》说：“论于书道，是臣之职，知而不说，用臣何为？臣之所言，不敢不尽。”看来也曾受唐玄宗的指命，任过诸王的侍书之职，讲论书道，并进行理论性的整理。《新唐书·艺文志》说：“张怀瓘《书断》三卷，开元中翰林院供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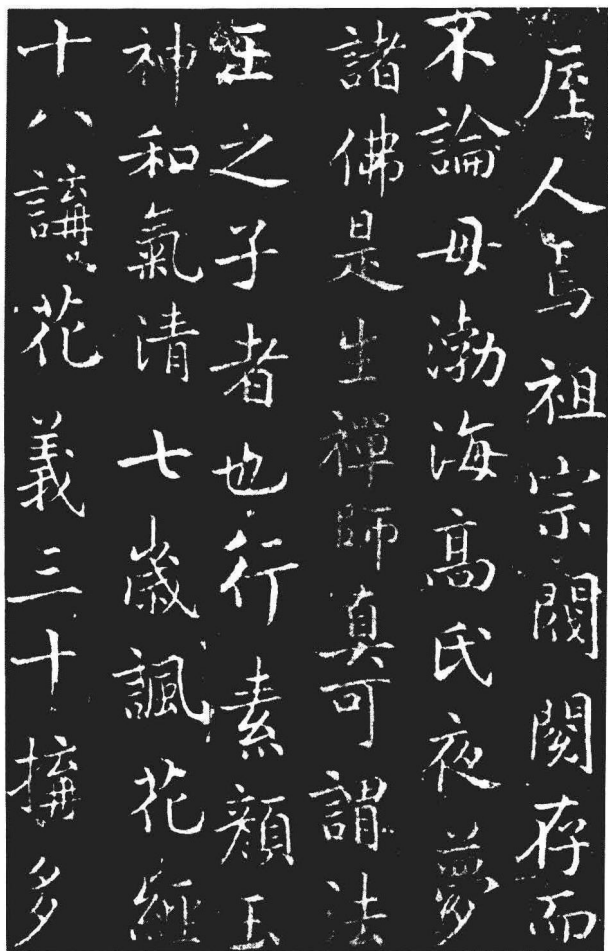
唐玄宗选拔张怀瓘为翰林侍书，看中的是他的对书法的见解，恐怕张怀瓘的书法不是他所擅长的。窦蒙《述书赋注》说他“道在专精”，想是在赏鉴方面的成就。《书断》最后也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备能而后为评？”《评书药石论》中说：“臣虽不工书，颇知其道。”看来，这并不是张怀瓘的自谦之词——他属于能鉴而不能写的鉴赏家。也许，侍书之中也正好需要这样的人物，以品评优劣，判知高下。在翰林供奉时，张怀瓘有《书估》、《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等，或探寻书法奥妙，或总结前人成败，或直陈当下书法得失。可以说，张怀瓘的理论研究，是唐代书学研究最深入最全面的一个高峰，后人研究唐及唐前的书学，张怀瓘的成果是不可逾越的。唐玄宗对张怀瓘的起用在书学史上意义非同小可，不可忽视。

（三）书碑刻石

因皇帝之命，树碑立石，在唐代是常有之事。唐玄宗经过卢怀慎墓时，见碑表未立，即下诏官府为之立碑，命中书侍郎苏頲撰写碑文，自己亲自书丹。¹翰林侍书因皇帝之命，为皇帝、宰臣服务，可能成为其经常性的任务之一。

吕向，家世不详，少孤，隐逸山中，善草书，能一笔环写百字，小楷也很精妙。开元十年被召入翰林院，兼侍太子诸王文章及书。通过文献与金石资料，还可

1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卢怀慎传》。



吴通微《楚金禅师碑》

吴通微，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院体书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发现吕向还从事书碑刻石的工作。《新唐书·吕向传》称，“帝（玄宗）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吕）向为镌勒使”。玄宗御制御书华岳庙碑，建于庙中，达奚寻珣作序，右补阙集贤殿学士吕向撰颂并书《唐御制华岳碑述圣颂》。吕向前往西岳勒碑之事，时人的诗歌中有所反映。

《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云字》中说：“刻石记天文，朝推谷子云。篋中藏圣札，岩下揖神君。”卷一百七十四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中说：“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勒碑悬日月，驱传接云烟。”窦泉《述书赋》论唐玄宗书法“迹且师于翰林，嗟源浅而波细”，窦蒙注云：“开元中，八分书北京义堂《西岳华山》、《东岳封禅》碑，虽有当时院中学士共相摹勒，然其风格大体皆出自圣心。”由于书待诏的书法特长，唐玄宗免不了受其影响，但是更为重

重要的是，书待诏要在皇帝的指使下进行书法活动，因而他们的审美与创作无疑要受到唐玄宗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上要以唐玄宗的口味为转移。盛唐时期，八分书盛行，特别是碑刻之中，这与唐玄宗好八分应该说是直接的关系。

再看看为大臣服务的例子。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生碑条》云：“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其所举之例，如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序》说，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准备好前任县令刘遗爱的德政事迹，请求刻以金石，县令将德政状申报于府，府又让明法吏考察。而明法吏说：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将所记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可以奏请皇上。直到第二年八月才得到批准的诏书。《旧唐书·郑瀚传》记载，有刺史驱迫官吏，上言政绩，请求刊石纪德，考功员外郎郑瀚探得其情，查询详情，舞弊之事得以暴露。

得到批准的德政之碑以及其他刻石，有时皇帝可以让翰林书待诏进行书丹刻凿，以示崇重。《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开元）二十年，突厥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赉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宋无名氏撰《宝刻类编》卷三收有吕向书丹的作品中有：

天宝元年行书《长安令韦坚德政颂》（梁陟撰）

天宝元年九月立《龙兴寺法现禅师碑》（李适之撰）

天宝二年建，史维则撰额《寿春太守卢公德政颂》

开元中立《御制华岳碑述圣颂》，达奚珣撰序，吕向撰颂并书

其中的两方德政碑极有可能是在唐玄宗的授意下完成的。

柳公权为翰林侍书学士，其主要活动是什么？只知道他写过很多王公大人的碑志，若不得其书碑，人以为不孝。估计其中应该有皇帝敕命书写者，柳公权所书墓碑中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如大中二年十月立《赠太尉牛僧孺碑》、大中四年《赠太尉牛僧孺墓碑》等。《唐升玄刘先生碑》，大和七年四月立二碑，长安、洛阳各一，由翰林待诏唐玄度撰额，右司郎中柳公权书。刘先生名从政，居东都玄贞宫，敬宗师事之，加检校光禄大夫及先生之号。碑应该是敬宗授意而立，故可能诏翰林待诏唐玄度等参与其事。

在古代，书写规范的确立往往要借助于刊刻石经这种方式来完成，如汉代的《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就是委托翰林书待诏唐玄度来完成的。据《唐会要》称：“大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元度字样，盖作于是时。”此石经就是《开成石经》。《四库全书》总目收《九经字样》云，唐玄度当时的身份就是翰林待诏：“元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玄度曾书《十体书》，并各叙所在起。十体为：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飞帛、倒薤、散隶、

悬针、鸟书、垂露。当时他身为“翰林侍诏、沔王友”。既能创立“玄度字样”，又能书写十体书，又有书碑篆额的经历，¹在碑石的结衔中，唐玄度的身份就是翰林书侍诏。并且《旧唐书·文宗纪》称唐玄度为“翰林勒字官”，可见其职掌一直与书法有关。在《司徒刘沔神道碑铭》（大中二年）中结衔为“翰林侍诏朝议郎守越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唐元口摸勒并篆额”，²可见，勒碑也在其职司范围之内。

今据《宝刻丛编》，列举翰林侍诏（供奉）所参与的书法活动一览表：

碑名	书刻者	署衔	立碑时间	备注
唐升玄 刘先生碑	唐玄度撰额 （右司郎中 柳公权书）	翰林侍诏	大和七年四 月立二碑， 长安、洛阳 各一	刘先生名从政，居东都玄贞宫，敬宗师事之，加检校光禄大夫及先生之号。碑应该是敬宗授意而立，故有唐玄度等参与其事
唐阴符经序	柳公权书， 道士孙文杲 刻	（柳）翰 林学士， （孙）内 供奉	开成二年七 月立	
唐玄度十体 书	唐玄度书	翰林侍诏、 沔王友		十体为：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飞帛、倒薤、散隶、悬针、鸟书、垂露，并各叙所在起
唐何进滔德 政碑	唐玄度篆额	翰林侍诏、 梁王府司马		陈思《宝刻丛编》卷六
唐宣武节度 董晋碑	王伾书	皇太子侍书 殿中丞	贞元十五年 立	
唐元鲁山墓 碣	李阳冰篆额	□□院学士	建中四年秋 立	

1 唐玄度还曾集王羲之书成《唐六译金钢经》，大和七年春立。初承和以分书经刻于上都兴唐寺，文宗诏取其本，使唐玄度等书。赖瑞和《唐代的翰林侍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思考》，列金石所见唐玄度书作八件。篆额者五件，盖其通晓小篆之故。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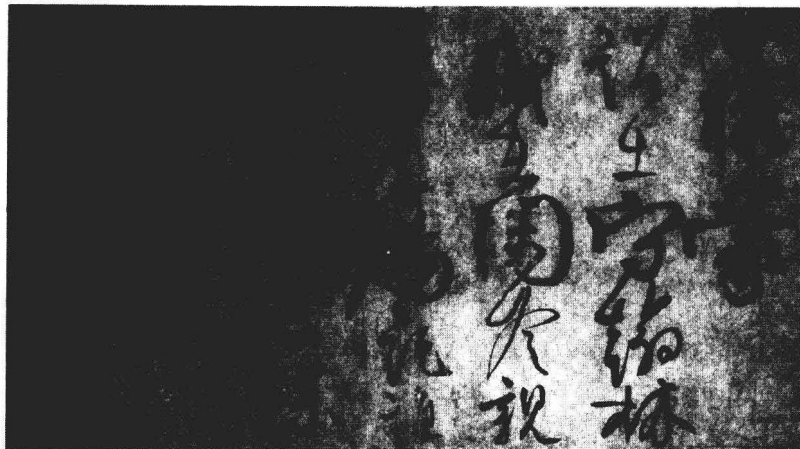
续表:

碑名	书刻者	署衔	立碑时间	备注
唐诚节公冯昭泰碑	梁升卿八分书	中书舍人内供奉	开元二十一年立	玄宗亲为题额, 加谥哀节
唐兴唐寺石经藏赞	蔡有邻八分书者二, 顾戒奢真书者一, 张芬八分书者三	(张芬) 翰林待诏	天宝中立	其余三人缺亡姓名
章仇元素碑	蔡有邻书	翰林院学士	天宝九载立	《金石萃编》卷八十八
徐南美碑	蔡有邻书	翰林待诏、左卫率府兵曹参军		《集古录目》卷七
唐赠工部尚书郝玉碑	韩秀实八分书	前梁州都督府长史、翰林待诏	大历九年立	
唐赠司徒马璘新庙碑	韩秀实八分题额	太子中允、翰林待诏		陈思《宝刻丛编》卷七
唐六译金刚经	唐玄度集王羲之书。郑覃等六人为赞刻石	(唐) 待诏、(郑) 翰林学士	大和七年春立	初承和以分书经刻于上都兴唐寺, 文宗诏取其本, 使唐玄度等书
唐礼部尚书徐南美碑	蔡有邻八分书	翰林待诏、左卫率府兵曹参军	天宝九载立	
唐淄王傅元锡碑	柳公权书	翰林学士承旨、工部侍郎	开成四年七月立	
唐昭义节度薛嵩神道碑	韩秀实八分书	梁州都督府长史、翰林待诏	大历八年立	

续表:

碑名	书刻者	署衔	立碑时间	备注
唐丞相王播碑	柳公权书	翰林学士承旨	大和四年正月立	
唐柳尊师墓志	柳公权撰并书	翰林学士、谏议大夫	开成二年立	柳尊师名处幽，公权弟也
唐韦维善政论	□庭海书	前洛川县丞、直翰林院	先天元年立	此实纪德碑
后唐尚父吴越国王谥武肃神道碑	张恭胤行书	翰林待诏	长兴五年正月立	
唐桐柏观碑	韩择木八分书	翰林院学士、庆王府属	天宝元年三月立	

当然，唐代由于好书风气蔓延，加上科举考试以及官吏铨选对书法都有要求，因而士大夫书法大都很有可观。当时许多碑刻虽注明为翰林待诏所书，但并没有具体指明是翰林书待诏所书，



柳公权《蒙诏帖》

不一定非得是书待诏才能从事书碑刻石这一类的工作。如《唐代